

卷一

殿閣詞林記叙



皇明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夫詞林奚始也周周太史掌六典以
辨灋內史掌八柄以詔治凡學世學
及學士必時且下交修內外交養所
以爲國本記者重且大也漢置太史
令凡供奉承明待詔金馬者胥麗焉
唐設學士兼講讀弘文闕館麗正創

院集既揮翰延英召對厥儀始備坐
宋剽彬彬然盛矣祥符剽建龍圖閣
天禧剽建元章閣嘉祐剽建寶文閣
元符剽建顯謨閣大觀剽建徽猷閣
紹興剽建敷文閣淳熙剽建煥章閣
慶元剽建華文閣嘉泰剽建寶謨閣
寶慶剽建寶章閣咸設學士以典
宸章代王言可不謂重且大乎我

高皇帝瀆周建周倣宋建閣初創翰林院
以陶安宋濂爲學士建華蓋諸殿以
劉仲質全忠誠爲大學士又增設弘
文館學士以劉基等爲之左右春坊
大學士以董倫等爲之肆我
成祖開文淵閣以解縉胡廣楊士奇等七
人預機務

仁宗復弘文館以楊溥陳繼王璉等五人

備顧問纂修

實錄即右史紀動也表章

實訓即左史紀言也撰擬制誥演潤絲綸

掄材秘省校藝禮闈即太史掌典內

史掌柄也且而啓沃

經筵贊襄

聖神交輔

儲君弼亮

元良其所繫者坐重且大非諸司儼也凡

遇

御殿慶成勅令列坐于殿且

御所視朝勅令侍立于金牀是故大學士

學士之肩尤重且大焉我

皇且紹帝王鴻緒光

祖宗舊制屢

御無逸殿勅命大學士坐講錫宴豳風亭

身言林言
三
剽命學士坐饗陪祀土穀壇剽命學
士分直

臨幸太學剽命學士侍坐聽講明禮
園立剽命學士輪班視牲捧

勅天所剽親承

玉音起草禁籟剽密親

龍顏晉錫駢蕃

宸慈豐渥誠百王所未有千載所罕遇也

臣道南自弱冠登第嘗被

簡注紆裾人館荐荷

寵渥編摩史垣獻納

講幄幾二十季

顯陵甘露降剽錫以密嬰

泰時卿雲見剽既以瑶篇徵士召還

平莖祗謁剽賚以金綺

內殿捧圭禁掖修書剽勞以珍饌

聖心淵軫

御劄咨詢有同館諸儒所不獲與而

特眷焉者答李厚撰翰林志祇載唐事周

必大撰玉堂記夫繫宋典臣道南嘗

讀中秘書與泰泉黃君佐纂翰林雜

記六册暨屏居楚野恭撰

興都通紀之暇乃剡藝蓋武英諸殿名曰

殿學又淵東閣名曰閣學其兼六部

者名曰部學晉詹事者名曰尚學長

春坊者名曰坊學屬弘文者名曰館

學典成均者名曰廡學諱寺署者名

曰卿學死節義者名曰贈學擅翰書

者名曰藝學而終始本院者勅名之

曰院學夫士知所以自重然後能任

天下之重矧茲秩至重且大矣虞自

周以來上下數千載宅茲者又數百

十其五不負

天學下不負所學者一代不數人而已若夫知幾三長泰和四蠲表給又難苟悅又志闕一匪通儒也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翰林當以宿儒處圖政本者允宜深長思焉

嘉靖乙巳穗九月菊日謹書于金紫山中之香翠洞

殿閣詞林記卷之一

殿學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

吳伯宗名柘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伯宗生而岐嶷十歲通舉子業識者竒之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試辛亥廷試俱第一是時初議開科取士命國子祭酒魏觀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僕為讀卷官

高皇帝親製策問畧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舉得人為盛今特延子大夫于廷不

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繇伯宗條對稱旨

上擢為第一賜袍笏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等同修日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銜之八年坐貶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乂為國大蠹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獲馴象方物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嘉納明年改典籍御試以十題命賦詩伯宗

援筆立就風格峻絕

上大稱賞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遷太常丞不拜十五年又以為國子司業又不拜忤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行至淮召還以為檢討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至第仲晏為三河令薦舉不以實坐是復降檢討卒伯宗為人溫厚貞諒而不苟媿姍故屢獲罪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玉堂諸稿廖道南曰喬林之杖風折之殘當衢之蘭物踐之傷若伯宗者以忤惟庸竟坐貶斥其直氣勁操屢拆不回說者以為開科第一人名德俱稱非耶贊曰矯矯烈士大廷之魁俶俶

直節君子之才積忤權臣乃遭竒禍人亦有言義不可過歷數往哲如君幾人誰其繼之一峯羅倫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

劉仲質字文質袁州分宜人敏而好學博通經典洪武初為宜春訓導被薦入詞垣奏對稱旨授文林郎歷遷禮部尚書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增學校及師生廩膳

上諭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未遍天下

豈非闕典耶卿與儒臣共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是年十一月戊午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以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吳沉為東閣大學士

上親製誥文賜仲質曰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廓焉且當時諸儒皆以賢德輔景運三百有竒焉今特倣宋制殿閣之名必期近侍有補文並歐蘇爾仲質才頗稱任授以華蓋殿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往欽哉未幾質坐事降御史時有邵質亦為大學士

質為人篤厚文多質實如其人云廖道南曰予讀國
史乃知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設華蓋文華武英文
淵東閣大學士以崇文儒以備顧問及觀

聖祖御製文集乃見所謂華蓋劉仲質文淵宋訥之
誥於乎休哉重矣或者漫不之攷乃云創自永樂是
又可駭也贊曰端明龍圖寶謨煥章自宋已然文運
隆昌高皇作則乃建殿閣嗟乎仲質耆儒宿學宿學
耆儒公輔之儲禮文寵重其究何如

文華殿大學士鮑恂

鮑恂字仲孚其先嘉興人元至治間始遷崇德之千

乘鄉恂沉悟淵穎受易于臨川吳幼清深有所得著
大易傳義泰定元統省試第一人至正中由鄉薦授
温州路學正改教婺州御史劉彥博薦其學有原本
為世儒宗洪武初以明經徵為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暨皇太孫固辭歸隱與貝瓊結詩社所著有
西溪稿云廖道南曰漢高欲立趙王如意留侯乃為
呂后畫策招致四皓以輔翌之矧洪武建極耶創大
本堂以教太子乃蒲輪玄纁聘耆儒視古帝王之
禮三老五更何如耶不知恂詮長年將何以畀之耶
贊曰浙水之南寔惟桐江咄咄子陵高尚鮮雙浙水

之北寔惟構李矯矯德與才名同儂江風山月白雲
紫芝德與為友子陵為師

文華殿大學士全思誠

全思誠字希賢松江上海人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
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敕致仕其
辭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
能善其始終垂芳史冊鄉懷才抱德志肩古人朕甚
嘉焉惜乎年迫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
勞特令鄉還鄉里以撫子孫享其奉養不亦悅乎特
又有全詮湖州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山東登

州人俱年七十餘禮部主事劉庸薦詮等明經通達
治體遣使徵之恂詮長年先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
問終日俱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

上曰朕以鄉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鄉
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鄉等平生所
學而鄉里亦有光矣鄉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
還紳後至以為鄞縣教諭庾道南曰粵自南山茹芝
寘鴻寥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全誠賜敕恂詮被寵
龐肩皓首安而蒞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
焉贊曰采采然之英英白雲葆光凝和脫垢離氛既

樂且康眉壽黃耇國之耆龜號稱大老康侯晝接天子葵之邈矣高風為世所師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曾祖景行仕元為待制景行生榮榮生子將子將生士奇士奇幼孤力學越章貢浮琴江艤鄂渚登黃鶴與蔣隱溪子立恭遊西山慨然有幽人貞士之志已而應奉翰林授王府審理靖難兵起約借周是修諸人死難是修縊于尊經閣士奇不往

文皇履極擢國史編修簡入文淵閣進侍講兼春坊左中允轉左諭德永樂二年撰文華殿講義

上諭曰先儒謂堯典一章大學全書皆具亶其然乎士奇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身施諸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道也

上曰帝王之道貴切已實用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爾等講說理性當證諸古人以牖朕衷焉是歲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訾濂洛諸儒士奇請焚其書毋使惑衆二年命侍

東宮講學士奇撰易本義要旨以進

皇太子悅賜名周易直指因閱真氏文章正宗論士

竒曰德秀學術純正如此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
為君者不可不知為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知此義
為治皆苟而已又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令
贊善陳濟校正諭士竒曰為文不本大道斯無用之
文為臣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如歐陽子無忝矣廬
陵有君子爾其勉之又問與贊善王汝王論詩問士
竒曰古人詩法何如士竒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薰解阜之詩也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若漢高
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除兇詩徒尚霸力皆非王道
至於漢武帝秋風辭及隋煬帝陳後王所為詩則萬

世之戒也五年廣東帝政徐竒入覲遍賂要津獨不
及士竒

文皇知之召士竒謂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
慎爾其懋諸六年冬車駕巡狩北京命士竒輔監國
于南京九年三月朔

上御右順門召士竒問曰汝輔監國家久東宮所行
如何對曰皇太子天資甚高非人所能及事宗廟謹
祭祀可以觀孝遇進表箋及諸儀物于行在必躬必
親可以觀敬且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其用
人以愛人為本不輕任匪人真宗社之福也又問高

照奪嫡之謀信否士奇對曰臣與蹇義同事東宮匪見之真不敢妄對漢王初封于滇不之也改封于青又不之也茲聞徙都北京彼欲留守南京其意可知已

上默然還宮庶知高煦罪狀耶禡其衣冠繫之且削其護衛徙封樂安州十一年十二月歲除欽天監奏明年元旦日有食之禮部請朝賀如常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呂夷簡不從後聞契丹免賀仁宗悔甚臣愚以為宜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其如士奇議乃加左春坊大學士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楚王來朝命士奇議謁陵禮士奇曰二王尊屬也皇太子太孫嫡宗也二王當居前分為兩行太子當于二王之後之中太孫又于太子之後之中諸孫班視太孫行視二王此非臣之臆見也朱喜家禮之序也

上出儀注于袖中與士奇合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成

上命刊賜皇太子太孫諭士奇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臣能盡忠天下未有不治朕觀是書見

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日之事為今
事為臣者以古入之心為己心天下國家之福也二
十二年八月

仁宗繼統進太子少傅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上見士奇陞謁謂尚書夏原吉曰新華蓋來必自有
說士奇奏 恩詔甫下析薪司傳旨賦棗於山東河
南以供香炭至八十餘萬氏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爾言中理耶殺其半會禮部尚書呂
震題請釋服易吉元旦用樂士奇以為不可兵部尚
書李慶建請朝覲官員宜給養官馬士奇又以為不

可尚書蹇義論事偶及舊侍御史舒仲成李祥欲達
問之士奇又以為不可大理卿虞謙少卿弋謙各上
封事過激

上又怒左遷虞謙為少卿免弋謙朝參而以屬吏楊
時習代虞謙士奇又力爭以為不可

上皆霽威從之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
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
朕自今行有未當卿當盡心言之賜之銀章一曰繩
愆糾繆諭曰卿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春宮
朕今嗣位凡軍國重務協心贊輔或群臣有言未之

能從卿有言未之悉從宜用竊印密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祖宗付托之重亦不負矣士奇遂密疏言事

上褒荅曰卿助朕以德期朕為唐虞主真股肱臣也卿勿以朕尊居宸極或有所畏而不之盡言繼自今其知無不言洪熙元年正月陟兵部尚書兼職如故賜天元玉曆賦諭曰天道人事未嘗判殊有動于此即應于彼朕少侍

皇祖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是書言簡理當左右亦當知之四月既望

上御奉天門召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諭曰夜來星變卿等知之乎乃嘆曰天之命也夫勅士奇曰國家肇建兩都庶務孔殷卿侍朕監國籌畫適中屢歷艱虞忘身徇國茲特錫爾牙章文曰貞一用傳厥家與國咸休宣德元年高煦叛

宣宗親征罪人既得師既旋大學士陳山請乘勝襲執趙王楊榮力贊之

上命士奇草勅士奇曰勅旨以何為辭榮山咸曰汝敢沮撓大事乎士奇曰

大宗三子惟趙王在且

上親叔也有罪者既不可赦無罪者亦當加厚庶幾
仰憫在天之靈

上聞之不懌還京始召士奇問曰人言趙王滋衆奈
何士奇對曰趙王懿親當思保全毋惑群言悔之何
及

上曰朕業已思之於是檢群臣章疏命廣平侯袁容
齎賜趙王諭士奇曰趙邸獲全鄉之力也二年十月
黎利奏稱天南陳王孫高宜立為後

上命廷臣集議英國公張輔曰此黎利譎謀爾當發
兵討之蹇義夏原吉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耳士
奇曰立陳氏後者

先帝本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且十數年來兵民

困于交趾之役極矣體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盛德事也何謂無
名漢棄珠厓前史榮之何謂示弱

上從其言遂棄交趾三年十月下都御史劉觀于獄
士奇舉通政使顧佐代之臺紀遂振五年二月

上御南齋宮命士奇草寬恤詔多所裨益三月清明
上奉皇太后謁陵士奇扈從

上曰母后為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言不避忤意

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謂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
皇太后盛德之言也願

陛下念之六年七月日既夕

上微行至士奇宅傳呼范太監來士奇叩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至此擾擾塵埃誰
識至尊若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謂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明日遣太監范弘問
曰海內平靜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士奇曰天子尊居
九重恩澤未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婦窺伺竊發誠
不可不慮也後果獲盜如士奇言

上嘆曰愛朕莫若卿朕自今不復微行矣正統初進
少師同知經筵事展墓還鄉冢子稷坐事逮繫

英宗賜之璽書曰歷事祖宗定惟簡在暨朕繼統啓
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
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毗士奇感泣平年八十贈特
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官其子稷為尚寶
丞所著有沙羨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楊
溥銘其墓曰斯文遭際千載亨期以翼君德以福群
黎遠稽諸古異世同規

皇明啓運大統重熙純佑有命挺生瓌奇左右睿勿

四紀于茲老成耆德以臣以師中流砥柱群疑著龜
天不憇遺吁其以悲廖道南曰予觀沙羨稿及石臺
稿見文貞蚤歲跣弛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
暨

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于召忽魏徵之績多
於王珪視諸詭隨無良者不作矣然而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如一非所謂社稷之
臣與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死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
知也贊曰肇啓文淵首拔文貞和調鼎鼐潤色絲綸
羽翼儲皇煦媪宗親殄讒以信剗偽以真夷吾在齊

語稱其仁玄成在唐史著厥徵彼君子兮不失令名

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曾祖伯遜祖達卿父伯成
嘗遇異人得吉地遂生榮初名子榮鄉薦魁閩多士
洪武庚辰進士授國史編修

太宗履極簡入文淵閣更名榮轉修撰侍講一日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等七人惟榮在出江西守臣奏
章示之先是吉安鄉民嘯聚遣行人許子謨齎救撫
諭復遣都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奏至其亂已平
上欲賜璽書褒觀榮言不可從之永樂元年請告歸

省二年賜二品金織衣謂榮曰天下事朕與若等共計之非若六卿祇分理也二年遷侍

皇太子于東宮進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夫未幾轉右庶子五年命往甘肅閱視邊關險要及糧餉豐耗旋奏稱旨六年給傳奔父母喪奪情起復七年正月車駕巡狩北京命胡廣金幼孜及榮扈從甘肅守將何福奏降虜脫脫不花等率眾來歸命榮往受降仍命持節至亦集乃之地封福為寧遠侯道經寧夏會同寧陽侯陳懋區畫邊務悉中機宜及還建白上皆嘉納八年二月

上北征本雅失里榮仍扈從至臚胸河命榮馳報東宮于南都復還北京九年春命中官宋成護榮葬喪還闕中

皇太子召起為太孫講學十年二月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等逃居赤斤蒙古諸衛將為邊患

上命榮同豐城侯李彬往討之十二月榮馳還奏餉道險遠士馬疲困師不可久居且小醜勝之不武又當自定

上從之未幾叛者復歸果如榮筭十一年春扈狩北

京十二年三月

上親征瓦剌孛羅

皇太孫從命榮兼尚寶司卿同胡廣金幼孜扈行凡行營有暇即與講學師還教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克總裁官十四年陟學士仍兼庶子十五年扈狩北京十六年夏

高廟實錄成命掌翰林院事上疏指陳府部臺寺十弊言多過直發人陰私

上留中問曰兵食何由充足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耨有時則食足兵精矣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學士階奉政大夫十八年北征還將西征有言建文特江西聚集民兵宜徵赴行在

上召榮議對曰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之非所以示信于天下也遂寢其事是年三殿災榮上疏論十事悉允行之二十一年復扈西征寧陽侯陳懋奏虜酋也先土于米降命榮復往受降二十二年

正月

上親征阿魯台次長樂鎮諭榮曰漢高帝過栢人慮迫于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庶幾乎此榮對曰有志者事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師旋適浙江守臣奏至
謂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竊發榮請遣使撫
處

上從之次翠微岡諭榮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
朕還京後軍國重事悉以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
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
心付托允彌矣

上喜命中官馬榮賜羊酒次榆大川宮車晏駕榮議
秘不發喪朝夕上食如常儀即馳歸報

皇太子尋遷太常寺卿階嘉議大夫

進太子少傅階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
竣太監孟繼言榮盡心襄事陟工部尚書仍兼前職
洪熙元年賜銀章一曰紀愆糾繆榮盡言無隱匡贊
居多

宣宗親征漢邸榮勸之尤力既而黎利據交趾以叛
請立陳氏後

上顧楊士奇及榮曰爾二人云何榮曰交趾在荒服
外唐虞三代不有其地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雖嘗
為郡縣然叛服不常棄之可也

上從之五月車駕北巡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

何者為重對曰命德討罪二者為重

上曰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曰誠如聖論是歲進榮祿大夫太子少傅兼吏尚書大學士三俸又賜之銀章一曰方直剛正天潢玉牒成

上諭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也八年賜之救曰卿榮以博通之學明敏之識練達之才歷事

祖考逾三十年多劾勤誠以樹勞勩朕即位以來卿秉誠攝諫勸武設吏忠書謫論裨益為多人惟求舊光釐天工卿其懋諸

英宗嗣位進光祿大夫杜國少師仍兼尚書大學士賜玉帶同知經筵五年展墓還京卒于杭州武陵驛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官其子泰為尚寶丞所著有默菴集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詩軒雲山二藁楊士奇銘其墓曰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遺際

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翔舒華振英比喬西陲從狩萬里職典考文亦兼知武脫陟

三公貳工弘化恪恭朝夕或違暇帝懷敷仁鞠躬
 承之民懷被福雖勉成之志存寬惠行在果斷嘉謀
 謹議發書有煥越昔內閣七人同事在再三紀我銘
 其四公壽考終哀榮龍光於乎文敏歿也不亡廖道
 南曰來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信斯言也豈天之降才爾殊哉非其才之罪也夫國
 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
 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
 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筓前
 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諧文敏

譎而不正則予豈敢彭韶贊曰文武兼資通人之器
 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擁佑

三朝捧日而起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經邦
 掌制魏魏當時燁燁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祖仲鄉父守正咸
 有隱德幼孜初學春秋于聶鉉超悟不群洪武庚辰
 舉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永樂初改翰林檢討簡入文
 淵閣轉侍講時

皇太子立幼孜纂集春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旨

以進五年遷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
車駕巡狩北京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之次永安甸雪初
霽諸峰奇絕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過鷄鳴山躡野狐嶺曰至
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
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壑因壑為池守茲巖
險雖有鐵騎千群安能飛度耶次鳴鑿戍曰此大伯
顏山其西北則為小伯顏山其東北則為開平汝等
觀此始知塞外風景也駐蹕凌霄峰

上召至帳殿夜分乃出次環瓊圃指于塞北山川曰
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水鑿沙出唐之碑
蹟尚在也次小茸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
木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至此
南望北斗矣經闊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
胸凡七河注其中遂名為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
海邊石山曰此耶三石山也爾等記之還京階奉直
大夫錫之誥命十二年扈從北征還京重修

高廟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俱充總裁官進學
士兼諭德階奉議大夫賜金織襲衣十八年擢文淵

閣大學士仍兼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曰上帝好生者三是
何祥也豈天謂茲寇乎幼孜請班師

上曰鄉言正合朕意耶命草詔次清平鎮

上宴群臣命內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鴻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之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
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
孜刻石曰俾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仁宗嗣位進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
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之銀章一曰繩
愆糾繆是歲持節冊梁王及趙王妃洪熙元年陟禮
部尚書階資善大夫給告歸省宣德元年命充

兩朝實錄總裁官明年持節之寧夏冊安化貞寧二
王妃歷覽周秦漢唐之墟事竣上封事

上嘉納之實錄成賜金織襲衣及金鞍綺馬五年三
月命同楊士奇等選進士薩琦等八人為庶吉士十
月壬午扈從巡邊度維鳴山

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對曰太宗後

亦悔之此憫忠閣所錄建也

上曰山崩于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信乎對曰順帝亡國之主也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亡繫乎君之仁與不仁而已矣後歲餘遘疾屬續子姓有干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恥正襟危坐而卒年六十四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子五人昭伯舉進士楊士竒銘其墓曰王笥崔巍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餘挺英賓興賢能濟濟偕至青萍出匣碎礪初試六御乘時登庸玉署清邃崇嚴參典密務恪勤夙夕小心寅

恭于狩于征龍旂率從上承簡知履坦平平鷗游滄溟鵬翔九天歷事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絀有譽無毀方簡大冊天府所藏崇碑厚碣敷在四方廖道南曰予觀國史欄述文靖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且不伐善不鶩名名其燕室曰退菴古所謂金玉君子者非其人耶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蓋不多見也贊曰我聞諸易謙謙君子謙之為象地山有美我聞諸詩溫溫恭人溫之為義繪木有宜惟彼文靖誦詩玩易捫舌斯默檢躬斯益扈從六飛為王先驅北征有記情見乎詞求諸古人金溫玉粹始終一

節庶幾無愧

武英殿大學士黃淮

黃淮字宗豫浙江永嘉人曾祖應發為松陽教諭生子通通生性性生淮淮幼抱鉅人志年十二賦詩奇絕克邑庠弟子員洪武丁丑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太宗一日御奉天門左室裁決庶務召見訪以大政淮對稱旨簡入文淵閣擢編修轉侍讀一日吏部以南人官北土凡建文中不効順者例編伍淮曰近勅旨凡征討官與舊官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是示人以不廣也永樂二年命同解縉考試天下士得曾蔡等四百七十二人四年三月

上問建儲事對曰立敵以長萬世法也

皇太子既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以袍笏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輔導皇太孫六年

上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南京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之任房玄齡也卿等其識朕意七月

上諭曰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甚正朕嘗問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朕問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何如對曰君子守道而無欲小人逞

才而無恥朕又問小人何以常勝君子對曰視君上好惡何如爾如明主在上君子必勝矣朕又問明主果不盡用小人乎對曰小人有才不可棄者須駕馭之有方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聞之甚喜爾等其用心輔翼之八年長沙妖寇李法良亂淮薦豐城侯李彬討之高煦譖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後果如淮筭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此虜狼子野心離其黨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

上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爾十一年西域烏思藏大寶法王來朝

上命王工以金璞製印畀之淮曰朝廷賜諸蕃制勅所用廣運二寶亦有限制今此璞大於璽書恐非所以示諸夷也

上嘉納之十二年高煦隨侍北征潛蓄異志譖淮在力值進表行在稍滯

上怒逮繫詔獄凡十年淮在獄中詩為各名曰省愆集又即人情物變寓之

仁宗嗣位遷通政使兼武庫

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

夫宮車晏駕淮佐鄭府襄事...
宣宗嗣統親征高煦淮留...
告終制陞辭賜遊西苑命...
以進

上悅仍命宴餞于太液池且諭之曰...
其復來越明年如期至...
簡官其子來為中書...
酒陳敬宗銘其墓曰惟...
三孤以貳爰副調燮益...
王躬是保百辟攸式寵...
一玉室

高文大冊六經黃麻有典有則獻替密勿...
帝側定策安邦宣慶布德廟堂...
惟梅鼎鼐是資

列聖眷倚心膂股肱功在社稷...
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
謂縉之死淮有力焉再觀省...
時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
同事七人縉既雉羅廣亦...
幄淮之蒙詔亦未可知也...
羅山萃律俯瞰神湍篤生哲...
以安貝錦青蠅

明學記卷之二
讒夫鼓瀾省愆有集炳炳如丹

武英殿大學士楊溥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洪武時為諸生入試考官胡儼大加稱許建文庚辰進士授編修永樂二年四月辛未選用東宮官屬遷司經局洗馬仍兼編修侍皇太子于南都一日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采文帝事關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之十二年七月

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漢王高煦譖之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黃淮先至下之獄楊士奇

金問繼至

上口楊士奇姑宥之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之淹繫十年

仁宗登極釋之擢行在翰林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澄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

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即用封識以進十一月丙申溥密疏言事

上褒荅曰覽卿所奏為國家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如一知無不言贊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賜寶鈔絲弊卿其領之尋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宣宗嗣位預修

兩朝實錄為總裁官宣德元年十二月

上召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

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聖諭四年正月

上御齋宮召溥諭曰朕即位以來今四年常念

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敢怠今幸百姓初安皆賴

天地祖宗敷祐蓋亦群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于不虞朕未嘗不以為憂溥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

聖心如此足以膺天眷福蒼生也

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為君不求資于臣為臣不克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比來人臣多進諛詞朕殊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溥對曰臣荷至恩敢忘報稱

上曰卿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耶為報多矣溥曰自古直言非難受盡言為難

陛下樂聞讜論臣敢不竭愚衷是年十月

上幸文淵閣論溥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

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賜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十一月

上御文華殿溥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論曰朕念

祖宗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迅掃姦回再安宗社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

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
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鄉等亦
與有榮焉溥頓首受賜未幾奪情起復陟禮部尚書
兼學士

英宗繼統命溥同知經筵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
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定官其子壽為
尚寶丞大學士曹鼎銘其墓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
溥與士奇榮相繼入相時稱三楊士奇有相業榮有

相才溥有相度雖兒童婦女咸知其名然繫獄不改
其操秉鈞不渝其忠史謂謙恭淳謹不愧斯言已矣
贊曰荆山崑嶠陽岐斯支岷江澔泔渚宮斯涯山祗
毓靈水若貢社元和凝會誕生君子彼君子兮惟楚
之良厥德允常厥謀允臧九折厥肫三緘厥口嘉石
如肺金印如斗履險視夷處平思陵史稱醇儒夫復
何辭

華蓋殿大學士張瑛

張瑛字子玉直隸邢臺人洪武丙子溥貢士授陝西
寧州訓導調武德衛再調宿遷縣未幾成子秩滿九

日學前卷之二
載擢吏科給事中時

宣廟為皇太孫瑛與選為伴讀洪熙元年遷春坊中
允進諭德改洗馬宣德元年三月錄瑛舊勞陸行在
禮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內
閣丁未加禮部尚書五年正月總裁

兩朝實錄成賞白金六十兩金織羅衣一襲綵幣十
端未幾調南京禮部七年十月瑛上言天下儒學廩
膳生員計三萬有奇歲食廩米不下十數萬石

朝廷養士之隆自古鮮儷洪熙定制舉人額數應天
歲取八十人宣德以來稍加增益凡諸省皆然臣愚

以為人才與氣運相為消長不可預為額數才寡而
數盈其失也濫才多而數少其失也濫矧今各府州
縣教官多員缺學政多廢弛士習多未正請自今副
榜中式悉補教官其鄉試額數量為加補疏入下之
所司甲寅奪情起復賜

御詩十餘軸楮萬緡卒年六十二廖道南曰予觀國
史謂瑛儀觀魁梧持已莊重文章多事非其所長予
竊惑焉夫渾朴多木強老成類遲鈍啗唆若不能言
者歲辯於訥蹇蹇若無能為者晦巧於拙然則子玉
若是班乎跡其所言豈其然乎費曰臣哉子玉歷踐

清階扈日青宮上應星台排雲華蓋中野春懷彼何人斯亦已焉哉

謹身殿大學士陳山

陳山字

福建沙縣人初繇教官召拜吏科給事中時借張瑛侍

宣廟講讀遷左春坊左庶子宣德元年陟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時高煦反形已具

上親征師旋山迎謁請間謂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寧可無蕭牆虞也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曰山之言國之大計請先

勅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擒也楊士奇執不可

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任四年十月朔

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術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近聞干謁諸司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貽禍也遂命改山機務專授內監習書既而疏陳休致卒年七年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山存心險刻臨事乖方趙邸之謀終身蒙訾信乎摠

術不可不慎也贊曰漢之代邸從官有差張武受賂
宋昌無私唐之策府文學亦異玄齡忠諫敬宗詭偽
張陳二君翊龍以飛一忠一佞各有攸歸

文華殿大學士權謹

權謹字仲常直隸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頓絕復甦
洪武初薦知樂安縣清慎平恕其民懷之九載考績
遷光祿署丞迎母就養母疾籲天祈以身代母卒躬
負土成墳廬墓三年有白兔青蛇馴擾不去有司以
聞

太宗嘉之召拜文華殿大學士扈從

皇太子往南京諸臣皆獻方物不受至徐州謹以孔
門聖賢道統圖獻特賜留覽洪熙元年九月改通政
司左參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康道南曰古稱求
忠臣于孝子之門曾其然乎夫一孝立萬善從孝之
不立道奚生焉君子是以重權謹也贊曰雲龍之山
其山嵯峨呂梁之水會流于河彼仲常兮孝思匪他
擢居殿學以風天下山水增榮光流閣舍視彼權姦
盜負且乘孰重孰輕請問天命

華蓋殿大學士陳循

陳循字德遵江西泰和人永樂乙未進士第一授翰

明學記卷之一
林修撰

太宗特重儒臣賜第萬寶坊駕幸北京命循載秘書
詣行在遂留用之三殿災循上疏多采納洪熙改元
轉侍講宣德初命與楊溥輪直南宮備顧問又賜第
于玉河西庚戌擢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上詩涉時
政僉事陳祚勸講大學衍義忤旨

宣廟震怒循力採之獲免正統初兼經筵官壬戌擢
學士甲子入內閣乙丑遷戶部侍郎尋陟尚書兼學
士奏復近侍翰林官於早朝時當立于金臺左側於
午朝時當先諸司奏事悉從之未幾加少保兼太子

太傅景泰初兼文淵閣大學士集古帝王行事名曰
勤政要典上之修寰宇通志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時
也先擁駕入關索大臣于謙胡濙王直出迎衆知其
詐循奏請勅各邊精騎入衛京師又多發榜文招諭
回達以疑其心也先計窮復遁嗣後

景帝臨御既久循秉鈞軸擅易儲宮咱以爵祿遽變
初志恃權剛愎不能容物其子瑛入試不第與王文
誣奏考官劉儼黃諫欲抵之罪又謀取鄉人塚域傾
陷御史周鑑王豪士論鄙之

英宗復辟言者發其奸狀謫戍遼東及石亨敗奏雪

已愆釋之復其官廖道南曰予觀瑣綴錄所載陳芳洲事語多近俚及觀國史乃見其城府深刻羅鉗言網靡所不為視厥初疏陳諸事力救張楷陳祚若有睽焉不然又胡為乎力詆劉儼黃諫未流至此極也豈孔子所謂患得患失者耶贊曰匪位之患令名為艱匪名之患令終為艱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於乎德遵有覲斯頌

謹身殿大學士高毅

高毅字世用揚之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甲辰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擢翰

林侍讀宣德乙卯考順天鄉試正統改元楊士奇薦侍經筵講讀賜三品服戊午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侍講學士甲子考應天鄉試乙丑遷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聞機務己巳上北征命毅居守景泰初陟工部尚書兼學士時虜情叵測羽檄旁午

乘輿未返人心恟懼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毅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及都御史楊善迎

太上皇歸毅奏禮宜從厚有千戶龔遂榮投書于毅毅即以示公卿陳循見之恚甚請下之獄毅執議如

初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壬申加太子太傅上
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况經筵日講淵係聖德尤在
得人遂薦少鄉陳詢學士呂原中允楊鼎都御史王
文大理鄉蕭維禎司業王恂疏上命詢鼎侍經筵文
入內閣甲戌命往南京巡視災歛事竣還朝都給事
中林聰忤權貴將置重辟毅持正救解賴未減丙子
進謹身殿大學士是歲順天鄉試循奏考官劉儼黜
其子命毅覆試毅曰貴胄與寒畯爭進固已不可况
從而為之辭乎因闕卷止黜林廷一人餘俱從儼所
選從之

英廟復辟毅辭職乞休賜璽書慰諭仍侑以金銀給
驛以歸卒謚文毅廖道南曰予讀國史稱毅為人高
簡廉靜不比匪人觀其白劉儼之公救林聰之直嘉
趙遂榮之忠推是心也天日將為昭焉贊曰江海之
會寔維維揚毓和委瀨發為禎祥有斐君子邦之司
直衆醉獨醒抗顏不屈寧為孤立毋為依違侃侃
閭永世有辭

謹身殿大學士王文

王文初名強字千之保定東鹿人永樂中繇鄉薦計
偕如京師

太宗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入官監文預焉辛丑登
進士擢監察御史綽有能聲與同官王翺于謙咸為
都御史顧佐所稱許時彰德妖寇張普祥謀逆
宣廟簡命往治事平還奏稱旨欽改名文擢陝西按
察使正統己未轉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兼理軍務
辛酉入為大理寺卿壬戌夏大旱

上命中貴興安審錄狴犴文片言折獄衆皆輸服未
幾陟右都御史時冢宰郭璣貪墨文疏其罪風紀大
振癸亥命代陳鑑撫鎮陝西也先犯順當國者移文
沿邊欽民入城以避其鋒文謂黠虜逆天神人共憤

不宜驚擾以惑民心關中安堵如故尋召還加太子
太保改左都御史景泰壬申南畿及山東河南被災
命往綏懷多所全活大學士高穀薦入內閣改吏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參預機務陳舉官賑民數事悉
中時宜甲戌應天蘇松大水命往巡視蘇人鼓術惑
衆互相屠戮文悉捕獲誅之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修寰宇通志充總裁官進謹身殿大學士因其子倫
不第許奏考官峻文深詆

英廟復辟言者首論于謙王文迎立外藩擅易儲宮
廷鞫文力辯謙不言遂同戮于市後其子倫改名宗

登仕至尚書請雪父寃詔復其官加太保謚毅愍
道南曰予觀國史謂文為人深沉剛果屢遷大藩兩
總憲政每廷議百官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決與
陳鑑交代一揖之外未嘗接談及入閣毅然欲有所
為即茲以觀其志果其情深其才充其器隘迺若私
詆考官廷詰獄吏誣薛文清以死又何險也贊曰廣
漢神明延壽深刻匪術非才弗達果于自用昏
于自恕彼何人斯秉心乖戾張湯之後安世則侯準
牛驂角誰謂無郵

華蓋殿大學士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瑄字元玉蘇州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正統初進侍講己巳之變倡議南
遷尚書于謙斥之于廷遂懷悵惘大學士陳循授之
策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也即更有貞以易儲
事轉左諭德遷左僉都御史往視水災時河決沙灣
居民播蕩漕運阻艱有貞奏曰凡平水土在知天時
地利人事三者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庶可施也
今欲揀之請先疏其勢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
其淤茲為之方以時節宣一曰置造水門二曰開分
水河三曰挑濬運河於是決渠以平水勢築堤以平

水性作閘以平水道功告成為文紀之存還為副都御史歲丁丑天象告變有貞陰結太監曹吉祥武靖侯石亨及太平侯張輓等密謀迎請

上皇復辟禁漏下數十刻有貞等擁至南內躬昇步

輦陞奉天殿夜已嚮晨鼓三嚴百官班定而

景帝已彌留不起矣

英廟嘉其功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封武功伯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值山東荐饑發內帑賑之有司奏請增給

上召有貞同李賢議可不賢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

竊恐里胥滋弊惠澤阻遏罔及小民賢曰雖有茲弊

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有貞退而不樂時石亨張輓

外雖結納中實猜疑御史楊瑄張鵬糾其不法

上謂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因語有貞及賢協心輔政亨輩聞之益懼遂訴其奪門之功詬有貞泄其謀

上怒下有貞及李賢于獄是日震雷雨雹大風拔木

乃出有貞為廣東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技匿空名文

書者亨輩以為有貞所為

上怒甚覆遠詔獄拷治無驗乃命取誥券出示三法

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有真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乃宥之編置雲南金匱為民及曹吉祥石亨張輓相繼伏誅

上鄉奉天門論及人才謂李賢曰徐有真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乃石亨張輓輩害之耳茲若不宥後世其謂何可令生還故里於乎

聖人恩法可謂兩盡矣庾道南曰予觀吳志謂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官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及讀其所為漕河碑閣博爾雅當時詞臣無

出其右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北眺奸回屠戮忠良金匱之行亦天道也贊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彼其之子狡焉猶狂負氣以逞構謀匪臧遷國奚忠奪門奚智亦已焉哉胡不惴惴



